



## 百年風華正青春

一百年，對一個人來說、是高壽，對一個國家、一個政黨來說，時間並不長，能在不長的時光內創造不朽功績，就是風華。

毛澤東在黨召開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上，時常觸景生情，回憶起以往黨的代表大會，他談得最詳細的是1921年7月舉行的第一屆黨代表大會。他說：「我們開始的時候，是很小的小組。第一次代表大會，只有12個代表，全國也就20幾個，那時誰也看不起我們。現在在座的（1969年）還有兩個，一個是董老（董必武），再一個就是我，有好幾個都犧牲了……」

在撰寫建黨題材時，我查閱歷史資料，從中得到許多啟發，也受到震動。史料記錄，犧牲的第一屆黨代表都是風華正茂的年輕人。李漢俊，第一屆黨代表就在他上海的寓所召開，十多名法國警察和中國密探突然闖入搜查，李漢俊以房主身份，冷靜用法語作答，從容應對，掩護代表們安全撤離。

6年後，李漢俊慘遭反動派暗殺，時年37歲；陳潭秋，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於迪化，時年46歲；王盡美，長年工作在最艱苦危險的環境中，積勞成疾，卒年27歲；鄭恩銘，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，押解刑場慷慨就義，時年30歲。

## 天氣與責任

夏天正值風季雨季，天氣瞬息萬變，每天上班上學之前留意天氣預告成為習慣，根據香港法例，黑色暴雨警告或者八號風球或以上要留在安全地方，可以在這段時間不需要上班，銀行和香港證券交易所會暫停，醫院只維持緊急服務，門診和專科門診將會暫停服務。

記得以前在醫院工作需要當值的時候，幾次八號風球都是我當值，那個年代沒有外賣、沒有手提電話，只有傳呼機，而傳呼機離開醫院範圍是聽不到的，醫生飯堂不開。幸好我的橡皮肚，肚餓也不知餓，有東西吃又可以吃很多東西，好似倉鼠一樣積穀防餓。我的護士同事總是從她們的食物中分一些給我，看見我在做手術、接生，從來不需要我說，她們都會幫我買定食物放在我那裏，那種情義令我感動，一直銘記於心，直到現在我都心懷感激。醫生同護士的關係是朋友是親人，是你最值得信賴的左膀右臂。

最近的天氣悶熱，前幾天早上8點20分天文台發出黑雨警告信號，我們整隊同事全部在8點30分前回到診所，幸好大家都平

## 我準備好了！

今天剛剛打完人生第二場公開拳賽，趁着感覺強烈，馬上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我的對手是鍾培生的一個前對手。2018年他倆對戰過，第二回合被鍾培生打敗。

時隔3年，36歲的對手真的和我特別有緣分，報名參加比賽結果被分配和我對打。

這讓我很興奮，因為這是一個間接的比較。兩個半月後我就會和鍾培生對戰，這是一個好的預演。

比賽前我是不覺得有壓力的。因為我訓練充足，而我知道作為業餘選手，對方不可能有我的訓練量。

而我真的每個禮拜都會有比賽，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。面對大約300個觀眾，對我來說也不大有壓力，因為對人，我習慣了。

比賽一開始，對方的態度，比我想像中要來得積極。雖然大家體重相當，大約都是70公斤，但對方是比我要顯得肥胖點的。但他出盡全力想打中我。看得出是來贏的。

這毫不令我感到意外——打贏林作，絕對會是新聞。可是我的特點，不是積極，甚至可以說是

建黨初期的代表人物像鄧中夏、向警予、李大釗、邵飄萍等一大批先烈志士，生命都終結在最美好的青壯年。毛澤東的幾位親人，毛澤民、毛澤覃、毛澤建，犧牲時都是青壯年，尤其毛澤東的侄兒毛楚雄，護送和談代表時被捕，當反動派得知他是毛澤東侄兒，蔣介石授意就地處決，犧牲時才只有19歲。在他們生命結束時，對未來寄予無限希望和緬懷，呼喊的口號是「不惜唯我身先死，後繼頻頻慰九泉」。

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，承與者絕大多數是年輕人。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一本雜誌，幾乎所有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，都是受到它的影響，踏上追求真理的道路，這本雜誌的名字就叫做《新青年》。青年人，肯於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，為之奮鬥的事業理想奮爭不已，終身不悔，以至奉獻出生命，這是因為，他們在青年時期就建立起的崇高信仰。

恰百年風華正茂，是一個充滿希望、充滿鬥志、朝氣蓬勃、前途無量的口號，而所要面臨的也並非坦途，就像黃河奔出潼關，因為有太華抵擋，而水力益增其奔猛；長風回盪三峽，因為有巫山之隔，而風力益增其怨號，這也是毛澤東和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們的頑強奮鬥拼搏精神，必將繼往開來，無往不勝。

夏日周末是另一個惡夢，尤其西貢居民簡直聞周末塞車而色變，青山公路居民面對同樣慘況，寸步難移！



鄧達智

心情的確有預設！屯馬線通車前好長一段時間，以為政府計劃周詳，從紅磡至屯門已有西鐵線，紅磡連接東鐵及將來的沙中線，十分方便……誤會屯馬線連接馬鞍山（烏溪沙）沿舊青山公路至屯門，裨益一直沒鐵路可用的青山公路沿線居民。

大家首先要了解政府近年來力推進建屋發展，荃灣、深井、小欖、黃金海岸、咖啡灣、青山

灣沿線，全皆中產優質樓宇甚至別墅，西鐵線自荃灣西穿過大帽山脈至錦上路至元朗，經天水圍至屯門，對屯門居民來說路程相當遙遠，對青山公路居民更是零福利。

以為屯馬線的降臨有助紓緩近年青山公路塞車情況，尤其英國空降名校Harrow哈勞公學選址黃金海岸背面山巒，每天上課下課接送學童的「名車長城」造成的

塞車情況對駕車或趕路人士簡直惡夢。

夏日周末是另一個惡夢，尤其西貢居民簡直聞周末塞車而色變，青山公路居民面對同樣慘況，寸步難移！

鐵路集體運輸幾乎成了唯一的解決方案！

聽來偉大，「香港最長鐵路線」原來只是移花接木，將舊有的西

## 屯馬線天一半地一半

鐵線接駁前往馬鞍山部分，且對過去來到紅磡站，走過對面月台即可乘搭東鐵列車的方便一筆勾銷；走上走落一段路才能接駁，老人家、兒童、孕婦、行動不便的傷健人士等，都因加得減，自此極不方便！

筆者在稿首即表明在下有預設假定與批判：加長了的鐵路，加多了的車站，港鐵可有計算每天增加了多少乘車人次？

候車時間可會與時並進，為方便市民而縮短？

沒有！！！

西鐵上下班時間安排為每3分鐘一列車，甚佳。

非繁忙時間，每6分鐘，甚至7分鐘一班列車已見人頭湧湧，那麼長的車程，一位難求。

好了，屯馬線通車，增加了那麼多車站，乘客當然不在話下地激增；叫人先摸不着頭腦，繼而騷怒，班次竟然沒增加，月台上人頭湧湧，車廂內乘客密實質，莫說座位，連站立的空間也已逼仄，密不透風！

將西鐵線接駁馬鞍山線，讓兩個本來相對偏遠的地區連接，簡直大恩大德；硬件造好了，關懷的軟件未到家，連將候車時間減短，為乘客服務設想的明顯細節都未被關注，港鐵全

人請用心聆聽，以民為本，與時俱進，作出調整！



●27個站，屯馬線號稱全港最長鐵路線，班次時間沒縮短，乘客爆棚，有關部門未體察民情！

作者供圖



余宜發

## 穿校服的有趣事

相信每一個人都會穿過校服，但你又記不記起，轉換過多少套校服呢？

最近跟一個好久不見的朋友吃飯，原來他在這一年轉行做有關校服的種種有趣事件。至於我穿校服的經驗，皆因我父親是一個裁縫師傅，在我小時候，父親開了一間洋服店，亦因為這個原因，很早便會了解到，如何是稱身的西裝，就是我們經常會說的「西裝筆挺」。我有天時地利人和的關係，記得高中時的校服，也是父親給我親手縫製——是米色的西裝褲子。當年有很多同學問我這條西裝褲在哪裏買，為什麼顏色跟剪裁很好看，同校服店買回來的有很大不同。我會跟他們解釋，但沒有因此為我的父親帶來生意，始終當年的香港，不是每個人也可以找洋服師傅專門製作校服，因為價錢比起一般購買的校服昂貴得多，所以很感謝我的父親當時給我有這個優勢。

至於跟朋友談論有關校服的事情，當晚又再激發起我「每事問」的主持人習慣。原來因為這年多的疫情關係，他們的生意也差了很多，其中一個原因，疫情導致學生不用返學校上課，那麼就不需要穿着校服，變相營業額也下降了。除此之外，我反而問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例如：「其實哪一個年級的學生會最多人購買校服？」他說：「通常是中一及中四年級的學生會比較多更換校服。因初中會入讀新的學校，自然需要購買新的校服。

（為什麼是中四呢？）因為學生在中二至中四期間發育會比較明顯，身高體形都有大轉變，跟原本的那套校服尺碼已經有所不同，可能短了或窄了，所以大多數都會在中四再購買一套校服來換的。」

他還說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他說：「有一次我們把校服帶到去某間學校售賣的時候，其中一個家長要求買一套六年級的校服給一年級的兒子穿着。」然後朋友續說：「其實怎麼可能，因為一個小朋友從幼稚園升到一年級，體形仍然很小，怎麼可能會穿得上六年級這麼大的尺碼。其實六年級的尺碼一般瘦削的大人已經可以穿上，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沒有可能。雖然我們已經跟這個家長解釋，但他沒有聽，還很憤怒地表示一定要買六年級的尺碼給小朋友穿着。」原來他背後最大的原因，是因為家境清貧，所以希望能省回一點錢就一點錢吧，這樣在為期六年的整個小學階段也可以讓兒子穿着同一套校服。而我朋友便問這位家長：「小朋友穿上這麼大的校服，褲子也這麼長，怎麼可能呢。」家長則續說：「把褲子捲起來，而上衣用扣針綁緊便可以啦。」其實我聽到這裏，也覺得有點難過，明白到這個家長的要求，但無奈的是，因為試問有哪一個家長不想給自己的子女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穿上稱身的衣服給人看，就是因為要省錢的關係，只好選擇這樣的方法。所以如果可以廢掉穿着校服上學的話，我相信這個家長或者有一群人也非常贊同。

如今還是學生的朋友們，父母為我們做了很多事情，要好好求學，不要辜負父母的辛苦，到長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小孩子之後，希望不再好似這個家長一樣，因為想省點錢，硬要買一些不稱身的衣服給小朋友穿着。



范舉

## 徐光啟力圖開放提升國力

上海市有一處地方叫做徐家匯，與明朝的大臣徐光啟有關係。徐光啟生於嘉靖四十一，卒於崇禎六年，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，萬曆三十五年，徐光啟官居文淵閣大學士，因為父親病逝，必須回鄉守制，他在上海法華鎮的邊上購買了一大片的土地，建設起了一個農莊園，引進外國的高產量番薯、良種水稻等高產抗逆作物進行試驗種植。

有關的土地位於兩條河流的交界處，於是後世稱之為徐家匯。徐光啟守喪完了之後，又再入朝做官，想方設法引進西洋的科技和地圖，希望挽救明朝的滅亡。但是，明朝的末年出了最壞的宦官魏忠賢擅竊國柄，濫殺無辜官員和老百姓，接着又出一個任意胡作非為的崇禎皇帝，濫殺忠臣，終讓明朝的歷史結束了。有人說，如果讓徐光啟多活十年，推動儒學、西學、天學、數學、水利、農學、軍事學的發展，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事業，引進西式火器和發展明軍炮兵抵禦後金，引種和推廣番薯、良種水稻等高產抗逆作物，解決明朝的糧食短缺問題，也許就沒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和後金的入侵，中國可能不會一步一步走入衰落的道路。

歷史亦沒有如果，在這一個歷史轉折關頭，徐光啟早逝，又出了兩個歷史罪人魏忠賢和崇禎皇帝，中國注定沒落了。明朝的衰落是朱元璋埋藏下的富豪和貴族侵吞土地的惡果。朱元璋登基之後即下詔制定優待藩王的政策。但是隨着時間的積累（明朝歷時276年），和優待皇室成員的誘惑，各地藩王都拼命生孩子，皇族數量以指數級爆炸性

增長。朱元璋的直系後代從明初的不到30人，增長到明末的100萬人。

在明朝之前，中國的生產總值佔了世界的一半以上。但是，明朝的時候，歐洲已經完成了文藝復興的思想革命，並且發明了蒸汽機，實行了工業革命。歐洲已經進入船堅砲利，向全世界擴張的年代。

明亡之前二三十年，中國已經出現了糧食生產追不上人口增加的危機，部隊因為欠餉譁變的屢見不鮮。饑荒引發叛亂，反過來，叛亂又破壞秩序，秩序一亂，種糧食的人也就少了。這樣便是惡性循環：越亂，越沒人種糧食；越沒人種糧食，越亂。據記載，義軍狠，官軍也狠，雙方瘋狂搶糧，叛亂席捲的四川，吃光了糧食，吃光了農民，最後部隊內部互相殘殺，吃自己人的肉，慘不忍睹。

徐光啟看到了明朝的糧食危機，他知道必須學習西方的種植技術，增加產量，大量引進花生、玉米、番薯、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。徐光啟認為，最重要的則是花生、番薯與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。這些作物，今天講起來平平常常，當年卻相當於好幾個「超級袁隆平」接連問世。比如，番薯耐寒、耐澇、耐鹹，適應各種土壤和環境，抗蟲能力強，產量極高，據記載：「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，中地約收七八千斤，下地約收五六千斤。」而且一年可種數季。明代較好的水田也不過畝產720斤左右，平均畝產不過240斤。多出來的田改種其他作物，又能養活更多的牛羊豬狗。

徐光啟在萬曆二十八年，即1600年，認識了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，第一次看到了地球儀，知道了經緯度，也第一次了解到更為

先進的西洋曆和數學知識，並且了解到西方已經進入了大航海的時代，西洋已經有了射程很遠的大炮。他決心翻譯西洋的書籍，把西方的科技傳播到中國，讓中國的生產大大提高，人民能夠豐衣足食，國家變得強大。

與此同時，他主張開放國境，不要進行海禁，與世界各國互通貿易，只要增加貿易往來，中國不再閉關自守，就能夠清楚了解各國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技術，把先進的生產方式引進中國。當時，明朝最大的外國威脅是日本。豐臣秀吉侵略朝鮮，大明派出軍隊與豐臣秀吉打了7年的戰爭，終於把日本軍隊擊退，但已筋疲力竭。1609年，鹿兒島的軍閥佔領了琉球群島，琉球群島從此向中日兩國稱臣，而不是單獨向中國稱臣。1616年，日本又侵佔台灣。當時明朝的大臣，都認為日本最終會侵佔中華大地。怎樣應對這個危機？徐光啟認為，對日本不能不防，進行防日的方法，就是要進行貿易，互通有無，加強對於日本國情的了解。

日本要做生意，中國就要定出一套制度，要日本遵守制度。你來我往的過程中，必能獲得日本的情報，做到「知日」，看現在的情況，日本的造刀造洋槍的技術比較好，中國可以學習日本的技術，大明的國力和人口，遠在日本之上，將來可以生產出數倍與日本質量不相上下的利刀和槍砲，將來制日，就更加有辦法了。徐光啟說，日本內部有不同的軍閥集團，互相兼併，勾心鬥角，表面上是統一，實際上是分裂的，大明可以採取逐個擊破的辦法，派出整整3、4萬人，登陸鹿兒島，然後攻打京都，執行斬首的行動，必定可以取得豐臣秀吉的人頭。可惜，徐光啟早死了十年，無法完成這個計劃。



小蝶

上星期，我到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看劇場空間的《死亡和我有個約會》，是改編自英國「推理小說女王」阿嘉莎·克莉絲蒂（Agatha Christie）的《Appointment with Death》的一個推理劇。

回家後，我翻閱場刊，看到有一欄目名為「回憶拼圖」。那是什麼來的？

細看下去，有這樣的文字：「在排戲的過程中，有關的演員通過一個『回憶拼圖』的練習，參考原著小說，加入個人的推想，編撰了一些柏家的小故事。以下是成員的回憶片段。」

接着，便是刊登由各名演員各自為自己飾演的角色寫下的「回憶」。例如女主角一家之主柏老夫人在她的「回憶」寫着：「要建立自己的勢力和所有令我不快的人與事……孤兒院與監獄的經歷告訴我……只有控制思想才可令對方順服……不容擁有自由意志或批判思維……杜絕外間的影響……廿多年來，我都過着馴獸師般一成不變的生活模式……」

柏老夫人由資深演員區嘉雯飾演，這段文字應該是她所寫的。演員為何要寫下這些「回憶」呢？這些「回憶」的事件都不會在舞台上發生，

劇本也沒有提及，為何要花時間去想一些不會在舞台上呈現的事情？

舞台上真的不會呈現這些「回憶」出來嗎？具體的事件也許